麟原文集

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十　　元　王禮　撰

元故梅洲居士楊君行狀

曾祖[illegible]宋兩浙轉運使司屬官

祖維翰[illegible]　妣湯氏

君諱[illegible]字[illegible]姓楊氏廬陵宣溪人也楊文節公

志其先世之墓謂仲舒觀察江西子孫因家焉先君十

一歲而孤太夫人朝夕訓誨十三黠隣欺孤侵其恒産
賴舅氏輔翼其愬于江西行省鋤其强横由是粗能自立
即務從學通知大義無凝滯弱冠以荐剡舉充吉水縣
學教諭念母老不忍離膝下辭官治厥家畢三妹一弟
婚嫁知太夫人愛幼子尤篤門户公役悉不以及其弟
既長念宋季先人辟地小龍山谷間違宣溪一舍宗族
多逃難解散遂謀之族之能立者復教城瀟洲閭閻聚
處于是携弟奉母同族之一二兄弟歸故里剏造稍還

舊觀雖不敢跂望上世三太守之盛然鄉黨姻舊莫不稱中興馬教城居民鱗集有巡徼之司有征商之所而革罷子務市馬遂以教城所辦課錢數千緡責之三十四三十五兩都職役民以消耗往往棄業流亡先君力愬于總府謂此乃往来商稅難以重困兩都展轉十餘年始得散加于縣之九十餘都而後兩都之民樂生安業時有外邑之姦人結為黨伍攻許人之陰私以恐取財物名曰蜃涎謂其射影禍人也先君尤深惡之謀于

里之大姓曰是曹工扵媒孽人短一旦入吾境非大姓之福也有能助我者吾將先其未發而制之蜃涎之徒聞而宵遁里閈以寧已已歲大旱道殣相望先君隨力周繼其隣里之窶乏者不足又請于官以賑之所活者衆明年春虐雪祈寒減米分薪以濟凍餒以倡富室常恨力不贍不能盡已之志歲時祭掃以尊祖燕宗尤拳拳切切有引無替重刊譜牒以聯属族姓童別親疎而以先賢所撰墓志行狀數十篇附其後以激勸後人

垂成將卜日會族之長幼祭于祖塋歸燕而給以譜焉
未幾燬于寇虖此志竟隳先君暮年見禮兄弟能酧酢
不墜復作堂以怡慈顏堂成適從寺僧得履齋吳公潛
為從祖衡州府君所書者昌堂扁遂以揭之族之長老
題其後曰此扁乃吳相為衡州公築堂奉親而書也令
族子先民作奉親之堂而幸獲之非偶然也况上侍慈
闈下撫蘭茁斯堂斯扁于先民寔宜先君為之喜署一
聨于兩楹間曰脩其孝悌忠信俾爾耆艾熾昌見者稱賛

太夫人享年七十有六終于辛未之秋先君葬祭盡禮
復求申齋劉先生書其行而銘之墓平居嘗舉大禹克
勤克儉以為家法意適神閒輙哦咏陶靖節同源分流
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
彼行路眷然躊躕與夫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
歲暮奚異擔石不儲饑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之
句若有當于其心所居之後有梅洲自謂梅洲居士見
子弟嗜學必極口稱譽之且勉之曰科第吾家舊物也

工深力到天不汝憐耶至正庚寅禮忝舉于鄉先君深以為喜曰庶幾不媿世科矣迨禮往任安遠校官則舉范德機先生為官不必高高者乃其賢之句以戒飭之後禮參謀軍中深入蠻縣招撫洞猺嚮義安業時參政公全普菴薩里及噶海齊便宜行事版授禮興國縣主簿越明年改授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以勵忠盡先君聞之愈憫晚節而八表塵昏世事日非矣乙未之冬禮獲歸省見鄉之戍守無備遂謀于兄弟買舟先

奉二親依郡城之近以居明年春兵燬于里家業一空兵退復回小毓山左以就口食是年七月十二日先妣𤸃疾卒先君傷悼得疾遂不起寔至正丙申八月初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先妣劉氏有賢行經紀家政輔先君為多子男四人觀豊禮祥庶子一人天禄女二人適劉某廖某孫五人脫頴寶溥華溥賢完哲諸孤慮時艱危即葬二親于小毓山之原餘旬兵復出凡新舊塚皆發取中藏惟先君先妣墓不少動人以為為善之報又

踰一年為洪武改元禮與弟姪合力遷二柩以歸戊申十二月二十日以先君祔葬于峽潭野猿擲水之兆先妣葬蘆富上谷之牛形于今又十年矣未有片石以昭潛德不子之罪尚可逭乎用摭其平生大畧以乞言于當代之立言君子惟哀而憐之賜以不朽不肖孤之幸也謹狀

羅瀘州子父志節狀

至正壬辰廣東元帥沙克嘉巴勒以連州有警遣使詣廣

西募達爾罕五百人征進至得二千人以歸癸巳夏五月至廣州城下時連州羽書疊至元帥就城外犒賞即調赴軍前諸隊長怒曰我數千里遠來元帥既不容我入城又不令我休息而即赴敵頗生怨言離廣州即肆鹵掠至清遠傳不進縣宰渡江避之元帥患之召諸奏差問曰誰能為我起遣廣西達爾罕赴軍前者奏差羅次丙前嘗為靖江潯州郡吏識其隊長二人進曰次丙願往遂令乘傳往至清遠郡達爾罕皆擐弓執矢相向

次丙遥謂曰汝勿動我来頒賞而實不特賞也問縣宰
安在曰在對江次丙移舟渡江與之謀曰元帥遣我督
西軍進討而西軍乃相距我詭言元帥有賞而實無賞
縣宰能為辦楮幣錠三百乎縣宰曰諾得二百次丙持
楮幣勞軍始得其驩心訢然就道次丙督以赴連州至
則正交戰次丙督以助戰冦稍却西軍深入而不知要
害出入為所敗七月初二日次丙被禽冦施慘酷欲降
之次丙不屈十四日被殺事上帥府帥府上之省贈番

禺薄次丙父文節少有遠志年三十三至京師爲冑監
陪堂生有相者謂曰君兩顴骨入鬓當于邊遠立功名
國子先生姚公南禮舉于集賢集賢移咨雲南省授昆
明州學正陞孟傑府教授補大理金齒宣慰司令持氷
檗以厲遠人其地產金賂輙數鋌文節輙斥去遠人憚
之事多立辦嘗以徵賦金至乾崖湎里乃近西日落之
地其地十一月方生草二月即以熱枯死諸葛武侯所
謂深入不毛者是也其民愚賂使者金常如所徵賦之

數輿苟免使者久不去仍如數納所賦金無悔常不肯先納文節至賂亦如故文節諭之曰汝所賄我金足輸汝賦矣汝何愚不早輸賦徒多費汝金也其人始悟感恍有豪民占人田賂金數鋌文節不受卒奪豪占歸其人後除晉定路知事補雲南行省掾史廉㨂僉堅西御史至必加奬予雲南故事驛馬皆中朝給楮幣爲買馬費然楮幣至則官吏共分之而以買馬責之土酋文節曰官給驛馬價而官吏私有之可乎悉以付有司買馬

無敢分毫爲姦者參政錫勒通以能忤時宰左遷而至務欲立奇功以自見念非廉且能者不足以助成己志擇文節爲提控掾取令弊悉更之聲動蠻夷中人多有自遠徼來歸者文節嘗喜賦詩有邊臣不識金銅像使者新降鐵甲郎之語儕輩多不便之金銅像者蠻人所用以與貨貝同行者也貨貝亦蠻人所用謂之𧴩子事有不便于土官者土官輒以多賄動文節文節怒斥之其人曰君薩達克齊耶乃不納我金也葢國初時有平章薩達克

齊至廉故其言如此錫勒通悉吏庶務文節乃為文上内
中書曰國家混一南方自得雲南始是猶髙祖之関中
光武之河内也且雲南一縣名不足以重方面而省署
曰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不得同内諸省皆非大一統義
也願改曰平南等處行中書省所以彰國家混一南土
所從始也會錫勒通除上都留守事寢不行滇池有蝓能
出雲為風雨歲大旱文節為文檄之大雨然以此多取
嫉于省憲兩府後西御史至交譏之御史捜求訖不得

毫髮過但以專任自用劾去文節至京師辨明改龍馬
他郎甸長官甸猶縣也長官猶縣令也文節素不善阿
匼所至多枘鑿不能展所志年六十二以文林郎重慶
路瀘州同知致其事作金土地坡詩以自嘆金土地坡
者雲南地産金土人以金鑄土地之神而祀之數為貪
夫所戕既悟則曰累土地之神者以其為金也後易以
木至今無恙意以為平生為才所累使為土木偶則無
嫉之者矣又嫉風紀之司以貪失逌人心作虎神祠詩

以識之虎神祠者雲南之人近百歲往往有化為虎者其化也先自尾而身及肩雖子孫不敢近之化成乃山去歲時歸食其祀子孫設祀于屋後隙地虎夜歸食之而去故其地祠虎神人其衣冠而虎其首意以為饕餮者人其衣冠而虎其勢以脅取之也次丙在兩廣時其父尚留燕數以書戒次丙曰我以齟齬窮然汝勿以我為懲當以廉律已而謹三尺以行之務有所樹立次丙遵父命故所至有聲稱次丙之兄大已字伯剛孝友篤

行君子也經誠明行誠修試藝乃不得志于有司未顯于世家故貧教授鄉里以給衣食將老喪明人猶以其不盲于心爭延致以淑其子弟惟一男子前數年客死于外去年大巳又與一從弟俱亡傷哉若人之不淑也蘇文忠公有云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由大巳觀之又有甚于茂誠者矣大巳存日嘗屢以書屬禮書其弟次丙與其尊府

瀘州公志節禮未及述愧負深矣偶閱故笥得其手字不勝愴恨念其父子之平生可謂無忝士類而蹇連若此自不知造物者之何心爰序其槩以償夙諾庶幾挂劍之意慰良友于九京也

奏差歐陽存遠行狀

曾祖國安湖州路照磨

祖古明樂安縣典史

父逢春故不仕　母劉氏

君諱永字存遠吉之吉水人也生而穎茂長而機敏德性淳厚其接物也從容以和如春陽之温其處事也發言當理如秋月之朗事父母盡孝友兄弟尤篤鄉人信之先達罷之有司以薦者言舉爲州從事職親案牘視官事如家事爲人平恕鞫讞罪囚得免于死則喜苟或未然憂形于色屢反寃獄憲司按臨聞其能聲多有委任往往以儒術飾吏事咸稱其職由是遠選充榷茶運司奏差時運司多賢士大夫喜其才委以徧歷巡按所

至守令敬之如運官之親臨事無不舉民安其生延譽
遠邇莫不稱美考績以年勞將陞照磨之職薦剡交上
舉參憲掾而淮頴兵興八表塵昏矣于是慨然曰吾才
非不如今人吾志豈不如古人而遇斯時命也自是杜
門養晦與世浮沉撫時序之良辰恍親舊之情話滋蘭
蒔菊臨水尋丘不知駸駸乎暮景矣君平生不汲汲于
名不切切于利流行坎止隨遇而安凡宗族姻親閭里
故舊貧困鰥居者助以成其婚孤女無托者助以畢其

嫁死而無歸者葬之兄弟耗費其財物者不少每寛而不較以粟百斛貸里之屠沽負販令經紀以生而微沾其息間有久假不歸亦置而不問以故細民多德之洪武七年君一日抱病醫巫紛若相視束手衆皆危之男子耕等哀籲于天夜禮北斗願減已齡以延父壽惟孝動天卒遂更生十有四年十一月君復嬰疾廹于殆子耕封䝿以助參朮祈病之瘳君聞召而語之曰汝何不智之甚耶壽夭禀于有生之初非禱所能移曩歲幸而

獲宥亦數之未盡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何用自苦如此吾年踰八十死亦何憾古人云為善最樂汝曹勉之言訖而逝生於前元 闕 已亥終于洪武辛酉享年八十有三越二年癸亥十月葬仁壽鄉黎洞之沙分向則巽已配李氏有賢行善綜理其家子男三人子方子耕與耕女二人長適袁 闕 幼在室孫男十人予以甲子之臘重至文江關其墓有夙草悲愴久之故老猶歷歷道其于物無競宜垂裕後昆蟄蟄且有立又聞子耕刲股

以療父病惻然于懷雖不遑中要亦發于誠孝之所致也既而求述君之懿行以俟當世能文辭者銘其藏故即所聞述其槩俾有所藉手以請云

祭文

祭文信國公

于嗟夫子之烈烈兮剛獨抱此忠貞死而不朽兮反貴于生恍千載而一人兮與天地比壽日月齊明紛趙宋之末運兮日淪胥而莫挽北風其凉而霰集兮何重任

其途遠雖成敗利鈍不容以前知兮盡瘁之死以為期胡賈餘慶呂師孟之賣國兮羌獨置我于危疑雲慘慘而北征兮路曼曼其何極苟宋德之未厭兮執句踐而是力望儀真其匪遙兮脫虎口為後圖藹良苗再成之翼異翼兮將餞我而有餘慘肝胆其弗照兮謂化茅之荃蕙指蒼天以為正兮孰家置夫一喙曰階庭芝李制置蘭青青兮佩湘纍而有光倘察吾之中情兮雖死庸何傷揚子淼淼幸濟兮邅天台而遵海朝括蒼而夕閩兮求帝子之

所在念神尭一旅有天下兮夫孰非人之所為天命其
或未移兮國中興其庶幾橋蘇門以飛檄兮咸景從而
嚮應水萬折而必東兮金百煉而益勁噫五坡兮嬰禍
羅命之窮兮可奈何下沈陷而無地兮上寥泬而無天
夜舊鄉以徑度兮哀首立之無緣五載依其燕獄兮寧
變心而易志幽與明其兩不怍兮亶無雙之國士慨予
去之百歲兮過故居而拜祠慕抗行之薄天兮思惝怳
其逢之形可瞻而神不可接兮步兩涯而求索駕風鞭

霆何所之兮目熒熒兮而靡得夔龍從容以獻替兮孰謂其非忠獨擢此以顛越兮萃百慘于一躬立人極于將隧兮揭綱常以為式俗至今而愈薄兮好修悲值夫鬼蜮酌寒泉以蒸鞠兮冀靈降之連蜷奏楚音以代竽瑟兮顧瓶鑒予之希賢

祭主簿潘景岳

嗟嗟潘君何止于此撫大化之參差兮杳莫知其何以謂善未足為兮衆或識其悖理謂善之果足為兮所活

不知其幾方致附之然疑兮等人命于螻蟻君綏頻于片言兮迴群生于萬死天道報施苟可諶兮陰隲宜濟夫屯否活千人者必封兮胡一仆而莫起曩維余楫童江兮望歸舟夫千里仰雲驄之將翱兮落萬譽于一毀抱幽憤其誰明兮異鬼神其知已言愈遠而悲長兮老泪泣其如洗黿降只乎家庭兮歆清綿之清醴

祭總制俞君文

某年月日永新愁齋俞侯靈柩歸于江東舟次宣溪

友生廬陵王禮謹以孤鴈斗酒致千古之别而侑以辭曰叔敖之城兮宣水之湄昔公摯揖兮凡幾過之人生百年兮黄粱一炊靈旐重經兮無復來時交游零落兮後死可悲江東暮雲兮云誰之思車過腹痛兮千載交期夜月屋梁兮鑒此一巵

祭汪照磨文

某年月日王禮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照磨汪君士章之靈嗟嗟汪君人中鸞鳳既清且和亦謙而重遭世孔

艱洗晦弗用寄跡轅門待時以動簪纓蟬連歷唐與宋食租衣稅而菲自奉斗粟及繒與朋友共曾幾何時百年一夢旋殯禾川我臨而慟柩經宣水抆淚以送送予傷予知予抱痛母先倚門舉奠無從天耶命耶難平者衆我辭孔哀于以代賵

祭趙道夫文

惟君堂堂華系磊磊英姿望之鸞鳳即之蘭芝少負銳氣勇于有為志與命殊懷才莫施中更喪亂按轡不馳

弗耀其光益蘊其奇懷古隱淪石門我師于時耘耔于時樓遲群蛾赴明咸蹈危機君如林鹿食苹以嬉朝儕暇叟夕侶樵兒白石濯足紫芝療飢允矣養晦賢哉識時嗟我稱孫泰山是依胡不期頤而止于斯托好絲蘿未覿令儀落日屋梁我心孔悲爰具豆羞抒哀以辭魂無不在尚其鑒茲

祭外舅蕭兩峯代叔厚作

嗚呼我公學足以啟沃夫後進景既暮而弗佚才足以

寄百里之命乃屢辭乎徵辟惟愿慤以自持賓鄉閭之
矜式天弗憖遺寢簀斯易嗟泰山之將頹將安仰而靡
軾念平昔之誨言不自知涕泗之霑臆幽明永隔賓在
今日奠以敘哀五内如刺

書

與劉叅政書

往歲適然而識面倏焉而分手雖天各一方莫覿光儀
然以昔人心友神會言之雖疎遠猶左右也後　聞敷政

浙省威德並行遠邇具瞻如在天上然遇知行志自我輩分内事耳但當忠君愛民夙夜匪懈以不負所學禮也年踰八袠碌碌何成無足為故人道近以餘力謏緝佳什為滄海遺珠集四卷用奉公退寓目焉相見邈不可期涼風日深惟冀裀蓐和以膺栖用不宣

與子穀弟手帖

吾弟既沐天恩便當洗心滌慮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以圖報稱在家技倆纖毫莫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名與

利之謂也職事典故有不知者求教于人庶無違誤戰兢自持無貽前人羞慎之慎之慎之不他及

啟

回蕭兩峯啟

某慨念平生持循晚節謂優游而度日抱膝含飴忽咄咄以書空擬步如漆太史公以一言受禍千載貽羞藹東坡為群小所排四海稱屈況如老我素號醇雅惟直道以事人少的學以諧世彼司平于我者既棄周則而

竇康氶故嫁禍于人者亦舞鰍鱔而號狐狸每顧本之
中者無愧惶豈以至自外者為榮辱乃壓髙誼疊慰窮
愁每嘆令郎冐風雨泥塗之艱維持者再亦以至親有
手足肺腑之誼跡慢則孤自莫叙于謝私又遠勞于存
問蘢鵝愧黄庭之末寫臘醞覺緑蟻之猶浮豈期座側
之明珠亦遣著中之儀物報懐莫罄銘骨逾深千金散
盡還來盈虛有素一飯之恩必報遲速待時草率占酧
不勝感𢥞

賀醮子

茲審醮子而宜室家新偕鴛偶爲酒以名僚友遠貢鸞牋喜溢鄉里光生庭户花燭阻陪于華宴菲儀聊致于賀私讀書者恭想自此優游于椿府設弧繫綬惟從令祝賛于榴房莫罄懽忻悉祈鑒察

賀夏道存教授啟

茲諗以鄉先生爲郡博士泳仁蹈德作新樂育之範模刮垢磨光整肅來遊之冠帶幸諧僉論宜貢尺牋竊以

黌舍作養俊髦師儒寔為重職胡安定之興湖學治二事者多賢才徐仲車之在楚州誨諸生而為君子必規矩準繩先自治庶禮義廉耻非虛言是以洋洋乎絃誦之和濟濟然威儀之盛窮簷委巷甚貧者亦務明經顯族高門不學者指為俗輩人知趨向意自激昂矧令天下一家喜見書同文車同軌羣黎百姓皆知術有序黨有庠盖齊家治國由大學而知則傳道授業非明師不可睹兹文獻在我鄉邦校無魯國之真儒斯文幾喪郡

有蜀川之太守吾道其興虛教職以遲遲採輿情而察察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必稱其才乃無廢事恭惟詞源浩蕩德量弘深雖賢能歲貢之書讓于伯氏而鄉里月評之論屈此長才同師而必超羣學易以無大過西橋流水棲遲在衡泌之間東閣延賢徵起遇風雲之會訓導兩載發揚六經芹藻萃于泮池菁莪育于中沚循循而善誘年彌卲德彌高休休如有容學不厭教不倦利禄之際每如怯夫名教之中自有樂地

不圖鵷鷺發此鱣祥道之所存孰謂以退為進時不可失要亦由老更成試藝春官了當年之故事低頭座主恐前日之門生歸斯受之在此行矣既專施于化雨宜大拯乎頽風上以答府主之心下以塞士類之口某居常篤于自信老益壯而窮益堅未能俯以為同譽者少而毀者衆所喜耆英之在泮或來暮景之浴沂爰叙微衷綴兹賀語謹奉啟以聞

賀伯達知縣啟

請老挂冠寔人間之偹福遺榮結社昉林下之一人吾黨增輝里閭交慶恭惟大尹先生叅窮六藝百家之奥欽意榮名晚值四海羣雄之争竄身離亂幸大明之當運得就日以分輝有志竟成不負所學五十齡而富貴已聞綬見于會稽千萬里以驅馳將見書成于史記又能佩老氏功成身退之訓初非如淵明昨非今是之歸與野老以為隣掐門生而立館文字優游于晚節何異求仙林泉笑傲以娱情賢于從事某本圖恭賀竟以事

牽致令尺牘之後期用貢四詩以為禮深慚疎慢所冀宥原

回蕭尚質賀婚孫啓

詒厥孫謀不過喜傳家之有道為之有室抑孰知任責之無人由其抱平生不足之悲是以償晚而未了之債雖曰季父視之猶子然亦君子所貴抱孫偶爾隨宜因而成事為酒食名僚友尚缺此情事詩書或絲麻各令自立乃壓厚禮寵以褒辭燈火秋涼或有煮茶之餘福

階庭春雨斷無憂草之閑懷報謝語踈感銘心切

回鎦以安賀婚孫啟

生子既為之有室孰知暮景乃抱孫婚姻所貴于以時不過貧家之了債豈復有盛時花燭之讌況兼以隆暑草具之難愧無嘉肴旨酒以速賓親乃屢高詞厚禮之耀蓬蓽受之深媿却則匪情逸豫優游或有一日煮茶讀書之樂功名事業恐乖奕世穿楊射策之期率爾占酧謅然莫報

麟原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十一　　元　王禮　撰

說

劉士能已知字說

友生劉漢章以避御名易字已知而名曰莫徵予一言說其義以告四方親舊使知今昔稱名之殊而非兩人也予諗之曰生之易字也則是通名而誦之也則非莫已知者得無有怨天尤人之意乎方今朝廷求賢如不

及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以生之才何患無知已者而有斯歎哉予請因生之字而更生之名可乎夫子嘗言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又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夫能者可知之寔士而有能奚病人之不已知也哉請以士能易生之莫何也禹有治水之能稷有播種之能天下後世言治水播種者必歸之知禹稷之寔能也秋之奕養由基之射輪扁之斵輪伯樂之相馬皆極其能者也故知名于天下後世況

君子自修之道可不寔有其能哉寔有其能則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矣劉生喜而從予言故貽是説使知所自勉云

李允巽字説

宣聖嘗言邦無道危行言孫竊疑此爲有言責者發也若夫尋常士庶雖邦有道言亦不可不孫不孫則不相入蓋巽與之言能無説乎説則相入矣雖然巽固相入然過于卑巽非恐怯則諂悅皆非正也嘗讀易之巽其

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功用可見矣聖人以二五陽剛而居卦之中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于象詞一則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一則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是巽之吉何莫非中也與李氏中氣和而質美辭順而志清雖酬應膠擾中遇士大夫必從容進退以晝其意宜有階庭之謦也予以其兄曰允謙從而字之曰允巽中意亦協矣乃欲聞一言于予于是繹其義以為字之說而重為告曰說卦謂巽為木為長為高巽之性

也其于人也為近利市三倍巽之身也予望子也遠矣
尚其勉之

樂村生說

予友鄧仲舉英妙人也僑寓城西之歛陸里門俯清池園出修竹或抱甕而灌蔬或編籬而蒔菊城市之跡寡而郊野之興濃于是以樂村生自名焉予問之曰適彼樂國予聞之矣樂彼之國予聞之矣生之樂乎村也何居則曰吾之居于此也耳不聞諠譁吽嚚之雜而樵歌

牧唱之遥臨目不接隮兕輕儇之態而烟蓑雨笠之時見務本而不逐末貴樸而不尚竒作則負耒而興倦則班荆而坐熈熈焉有太古之風焉此吾之樂乎村也予聞而歎曰古者市門惟民得入大夫士凡有爵禄者入市有罰蓋所謂市者府史胥徒兵戎卜祝百技工巧駔儈負販之輩淆處而襍蹂之仲舉城市之跡寡而郊野之興濃則其樂乎村也有素矣將見垂髫之童戴白之叟相與謳康衢而歌擊壤其樂豈有涯哉仲舉之志尚

亦可嘉矣作樂村說以貽之

伯漢字說

大雅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爲章昭回不及日月星辰而獨言雲漢何也豈以日月星辰有蝕有隕有災異而雲漢無之其猶善人君子之無咎者與且雲漢不常見必俟秋氣清而後見于箕斗二星之間其猶君子藏器待時而後出者與安成劉君士培之子倬資質淳美嗜學不厭以予父執也定

字于予予字之曰伯漢而書是說以貽之

務謹字說

城西蕭氏之彥曰務謹為人爽爽朗朗有疏通意磊落落有跌宕情幹濟有譽進退適宜達官貴人爭欲致之幕下予知其必為時用久矣一日謂予曰先生老矣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倘踏城府於我乎舍雖累信信無厭射也又云賤子近易名常不識于務謹之義協乎否也予憶其色似欲得予發其字之說務謹良友也予雖

耄及奚愛于一言扎謹之一字聖學之始終係焉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于入孝出弟即以謹為戒而於君子之道未能一焉亦繼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釋者曰庸平常也謹者行之有常也盖朝焉能敬而夕則忽之不得為謹也甲焉能敬而乙則慢之不得為謹也大抵世之人往往能致謹于憂患危疑之際而不能致謹于平常動靜之間盖君子所以為君子非玩常嗜詭求為甚高難行之事但即夫目前平常之所行而不忽焉即納

身于無過之地矣何也閨門之肅肅身教之初也家庭之怡怡為政之基也大者小之推邇者遠之則能致謹于平常則無徃而不謹矣噫不忽其常而戰兢自持庸非君子之先務乎務謹常遊于江淮所見夫名卿賢大夫不為不衆所聞乎崇論弘議不為不多亦何待于予言抑予之惓惓于務謹者惟欲其不忽于平常方為謹之至而無滲漏也茂之茂之予望子也殆猶河華之高深豈如斯而已乎姑發其字之義以為進徳之助云爾

尚絅文輝名字說

古之君子問學聚辨孜孜而不怠者非為人也誠以躬行之外無餘事德有所未修學有所未講皆吾身之憂一言一動惟反求之已以自治而已豈有一毫要譽之心哉故闇然而日章者美在其中而文見乎外其光輝發越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自有不容揜抑矣夫苟務外之心勝而務內之寔亡汲汲焉求知于人而不能有若無實若虛則與古人尚絅之意豈不大相

遠絶哉慈湖楊氏有云昔人以奢為恥今人以不奢為恥此世道之感也西安李君尚絅字文輝以才名弓招將提憲寄譙下力辭再授永新上坪廵徼官與士大夫語和氣滿容退然若不勝衣而詞氣之雍雍威儀之棣棣象然有文以相接至其短衣匹馬見賊身輕又有貳師之風焉可謂有文事有武備矣名者實之賔揆其名若字可謂名寔相符矣明廷論功必膺峻擢而施勞之色無幾微見于顔面非古之君子乎柳子厚云有其寔

者名固從之因其名若字之稱為作是說焉

巽權字說

巽之為德和順其于易也六以陰柔處初故或進或退意若有疑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至二之與五曰吉无咎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以巽順之得中也六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巽于上而巽于下善處如此是猶田獵之獲三品利市之有三倍若九居上之極過于巽而失其剛則反喪其資斧矣惟巽以行權乃得之也從子

巽謙下以與世浮沉而應變機敏進退適其宜輕重合乎節予定其字曰巽權云

歐陽止敬字説

洪武六年秋予與建寅先生俱以廷議徵辟辭不獲命同載諸省舟次積阜時建寅適携其子來見眉目娟好所謂蔺茁其芽者也明年冬予至其家建寅在邑未歸其子進退揖讓周旋言論儼若老成風格予深喜故人之有子也問其字則曰師友命之以止敬而孩名則未

之更也于是進而告之曰聖學成始成終皆由于敬將白于尊父更之曰成何如且止敬之說豈獨為臣者所當止乎大學姑就其重且切者言耳綱常之間動靜云為之際舍敬何以行之哉故遠之事君此敬也邇之事父亦此敬也居致其敬不莊非孝徐行後長正容聽恭久而益敬晏子善交相待如賓冀缺獲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果可有一之不敬哉故敬則成不敬則虧欲成吾之學成吾之德成吾之事慢忽以臨之而

收其效者吾未之見也茍事事止于敬是以敬作所矣

何為而不底于成我處而為端人善士出而為賢卿大

夫皆自敬之一念始顧名思義敬之敬之故人有子其

使予喜也歐陽生謝曰成不敏請佩斯語以為訓予嘉

其意遂叙次以為止敬字說

仁齋說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者曰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蓋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矣孟子又曰仁人心也蓋仁是中心之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終始無間苟無此生理則心即死矣其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能裁斷以合于義至于是非則碩然無所辨別而智亦荒矣是故仁為心之全德而不忍人者好生之端愛物之理也然惟仁人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亦仁也惟仁人為能恭儉而有節知覺而不昧是禮智之所存者亦仁

也此可見其兼包四德而貫乎其中矣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仁乎仁乎大哉德乎其人之所以為人者乎府掾蕭子仁氣質踈通儀表魁岸予素竒其人一日至其居愛其雅潔而開豁見其伯仲怡怡競爽因題曰仁齋乃謁而求其說予故發是義以告之

子欽字說

予友王恭先既冠賔友字之曰子欽乃欲予發其義于

說庶幾終身佩服祈為君子之歸予嘉其志進而告之曰恭者敬之見于外也欽者敬之主乎中也有諸中形諸外表裏如一非僞為也堯大聖人也史臣賛其德冠以欽之一字則見聖之為聖亦無出乎此矣蓋朝廷郊廟州閭鄉黨事上接下敬則成慢則隳立心之要道涖事之切務也是以舜于恤刑命官一則曰欽哉二則曰欽哉而師尚父告武王丹書之訓首曰敬勝怠者吉宣父亦謂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丁寧拳

切之意為何如哉予欽從予遊所欲聞者堯舜周孔之大道故予因其字發其要以勉之欽乎欽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是之謂乎予言切矣至矣蔑以加矣宜書之座右以自儆

伯康字說

予嘗見世之人有不敢康而獲康從康而不得康者矣服勞以養父母勤生以給公上明發不寐放仁義行不敢少自暇逸如是則理順而心安不敢康而獲康志士

之為也書所謂所其無逸是也惰四肢而逸豫委庶事于不理問學就荒而弗憂博奕玩愒以為樂如是則欲縱而身危從康而不得康邪辟之行也詩所戒無已大康是也吾宗階庭之秀有曰伯康已娶而不忘燈牕之苦已裕而不廢隴畝之勤養志而無違勞生以務本亦有志之士也令年執經于吾門無寒暑之間有足嘉者欲聞字義故以是告之雖然予也老至而耄及世雖安推之矣而常歎然于古人不可及為之愧汗浹背雖編

離簡斷尚不忍釋况年富力强如伯康而可自怠自棄

哉勉旃伯康慎擇而力行之可也

孝力字說

西愚劉先生之長孫曰孝力自幼穎悟予見其可人意

招致館下俾諸孫有所矜式日與講論先王之道以待

用孝力御下莊以厲矜徒多嚴憚之惜予家凉不能久

淹也别數年矣學問日益加進踐履日益篤實近一再

會于其里億其辭色似歎予老邁欲聞其字之說以自

儆因念與人子言依于孝況其字有相及予何愛于一言哉于是進而告之曰古人事父母以服勞奉養為切近第一事而服勞又居其先聽於無聲視于無形恒若親之有所教使是以大舜之聖完廩浚井惟親所命子路負米百里次翁受傭以供養休徵守柰于風雨石建為郎中令取親中帬躬自浣洒無非竭力服勞以順乎親則已心安矣不自竭其力不足以為孝豈當委之他人伊川亦謂事親若曾子可謂孝矣而孟子僅云其可

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今世子弟自放自逸為長者折枝猶瞋目語難頌白提挈負荷于前縮手旁觀而不顧秉彝受中以生靈于庶物獨不愧于心乎求如孝力惟恐子道之弗盡百無二三焉何世道之薄也父母之恩如天罔極于所厚者薄無徃而不薄矣嗚呼世道愈趨愈下一至此哉聞予言者有不惕然于中者耶有不憣然共為子職者耶必將有感于斯文得之

誠孚中字說

予往年以故人館授侯城嘗宿招提之境美其歷劫如在桃源鄉袞丈信公牓署煥如日星可敬可愛因詠謌題其壁洎記其慈雲道場而始有斯文之好焉于時主院事者霖公也其季存誠信實爽朗醇應適宜人字之曰孚中孚中欲聞其說于予適以歸廹未有以告之去年夏過其里辱止予宿燈下笑曰先生于孚中二字得毋有諾責乎詰旦又以事牽弗果一語而去于今重遊

有愧仲由多矣于是為之說曰中孚在易下兊上巽以一卦言之為中虛虛則無私無私非孚信之本與以二體言之為中實實則無妄無妄非孚信之實與人之為人存心以虛而無所偏倚接物以實而無所罔欺果何往而不見信于人哉故彖辭曰信及豚魚之二物也一躁一冥至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而況靈于萬物之人乎雖然孚者潛通黙化于其中而不大聲以色也夫苟形于聲色則所謂孚者非中而昧說

以巽之義其為感也淺矣豈存心以虛接物以實之道哉師雖遊乎方之外而理則不踰是也其亦有味乎吾言也乎姑以是釋其字之說乎中尚其勉之

劉閒閒字說

吾鄉華蓋山有道士曰閒閒行混元教法以濟夫人既而喪明然不盲于其心與人語禍福億中如響遠近有奇疾者爭迎致之跨一驢從一僮貿貿自西自東無虛日又喜文詞得名士一言榮于華袞屢求予發閒閒之

義予以為閒者天下之至福也而閒之又閒乃至福之尤者也而未易得也唐人詩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又曰能解閒行有幾人皆深羡極慕若不可倖而致也惟遊乎方之外者則庶幾焉蓋出無爵祿之縻以勞其心處無妻妾之奉以累其身若可以少自暇逸矣可謂脩天下之至福矣而猶卒卒無須臾閒者何哉而又謂之閒閒可乎道士曰天下之理始之不閒者有時而得閒專務于閒者閒終不可得矣詩不云乎不解于位民之攸

豎予之閒閒以衆人之安為一已之安以衆人之閒為一已之閒故語其閒非一言所可盡也予笑曰道士辨矣雖然予昔也聞之漆園吏曰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閒分别町畦者也閒閒則從容自得之意矣夫苟從容自得于其心又奚以泥其迹為嗟夫世之人安于閒者不知閒之為樂而往往見小利者之為利而自攖之其于人賢不肖何如也予既書其說以貽道士而亦因以自儆焉

歐陽海旭字說

蓋嘗觀夫旭日之離東海者乎其始也出自暘谷次于扶桑烜烜赫赫蒼蒼涼涼衆陽之宗孰齊其光彼夫海氣之鴻濛也既進而升若退而蔽故旭有驕騫之意然剛而精終焉允藏在易卦為離明在陽爻為君子庸非君子德性之良雖暫蝕于物慾而本體之明不遠而復則浮翳孰揜乎太陽賢人君子之在世也譬之暾日當空萬民所望歐陽生旦海旭資質開朗學知鄉方以推

擇爲吾里廵儌司吏周折廻翔未數月慨然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吾安能以遲鈍日受責于大府而謀稻梁乎遂求代去行之日過予求一言予嘉其志作海旭字說以貽之使知自强云

東旭字說

佛者之徒心昶字東旭住僊嶺慈雲道場爲人謹飭嗜詞翰嘗從長老雲林定公遊風致自異西愚劉先生欲予爲說以貺之予以嘗瞻慈雲之嶺巑岏崱屶意必有

勝侯異日遊而悲之為一言未晚也庚申之冬西愚之從子敦復出守潯江予往賀焉西愚與同登儋嶺以縱目而暢懷良宵劇談而知東旭之襟度藹如也西愚曰東旭之義侯予而發茲非其時乎予娓諾進而告之曰旭者曜靈之光彩也方其升于東也蒼蒼涼涼或掩或彰躍于暘谷隱乎扶桑與雲霞而同出不烜赫而揚光庸非陽德之養晦者乎方今當宁求賢如渴凡吾儒與二氏之翹楚者莫不登崇授之以政而東旭則寄跡靈

山勝地以遯其世茲東旭之所以為東旭也與其寓意微而婉矣雖然此用世法也至若明本然之心見本然之性則當洞洞煌煌無隱之弗燭無遠之弗鑒矣師其勉之哉東旭謝曰一切出世世法應作如是觀稽首而去

麟原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十二　　元　王禮　撰

雜著

王氏典郡楷法述

竊聞生日稱賀三代秦漢未聞其禮至有唐之盛昉有之蓋當是時海內清寧民物殷阜上自宮庭國都下而州里閭巷莫不遇初度崇晏樂以相媚悅沿循至今以為常典于是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士爭為賦頌以贊

功德四方部屬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寵幸果何義哉吾廬陵守相王公嶽降之辰實六月六日也伏惟登門墻辱顧遇亦一年于玆矣于斯際也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饋儀物奉慇勤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夫以公篤寔英偉之姿正大廉介之操則為此者將寵幸之難希而譴呵之易召也然舍是二者獨無一言忠告之可獻乎自漢而降郡太守之賢者未易枚舉而吾王氏之任郡寄足為二千石楷法亦自代不

之人姑舉其所記憶者為守相誦之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誠為民父母抑强樹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令日至府諸君更宜勉力正身王堂拜巴庸太守巴庸清淨吏民懷惠為之立生祠王朗為會稽太守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于是除之王導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令日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輙有鼓盖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

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開瀹亂源謹還
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王況為陳留
太守以德化民永平中蝗起彌山遍兗豫至陳留界蝗
高飛不集王居正知婺州大將張浚請于上有田在諸
郡丐免征徭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之家科
敷與編戶等盍欲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家況將相之
臣乃不能體此乎王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
廩吏法當死堯臣曰此饑民求食耳荒政之所恤乃請

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苟守相行事光明磊落皆如前人則他日名繼一王之後傳之無窮其為壽祉不既多乎因思昔者開元之際千秋令節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戚近臣之所說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端平以來達官慶壽亦云盛矣西山真公不以四方牧守之所獻者賀時相而以諸葛武侯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之說為書以獻自當時觀之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衆人之愛其君相者與張曲江

真西山之愛其君相者孰為至邪蓋之于真真之于張時之相後若此其久而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其揆一也守相誠能即前人之所已行益推其類以盡其所未行則太平盛治將由一郡而放之天下豈不赫赫在人耳目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禮之謂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眉壽無疆守相其有焉故述夫羣賢當世行事之迹揭于公堂以為蒞政之助云爾

太守雨辨

洪武七年夏四月不雨郡太守徐侯嘆曰頻年豐裕民
猶無以供賦令禾荄初行而四野塵槁後將若之何遂
偕廬陵王君道亨由青原徧走群望詰朝一雨三日優
渥沾足于是懽聲載道咸曰此太守雨也或疑其倭王
某聞而折之曰是實太守雨也名之者當予惡乎知惡
乎知令之郡守古之諸侯也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諸侯各祭社稷及境內名山大川是故太守賢則山川
鬼神莫不從令蓋千里履封之內鬼神民物皆其管攝

氣機感通分之所至也太守賢且誠山川之氣有不聚而應之乎況出雲雨者山川之職也太守賢且誠斯山川效職雨暘順序而民物豈遂矣雨而歸之太守豈佞也哉昔宋均為九江蝗不入界劉昆為弘農虎北渡河皆山川之靈郡守之賢也物之妖者有以拒之氣之祥者有不致之乎作太守雨辨

縣令箴

廬陵劇邑也平世號難治況今日哉兵亂以来田莱而

賦弗寬民匱而用愈急舒城吳侯為邑長于斯也子視
其民衆咸德之于是徵文于邑之庶老以寓美報甚不
得辭賦縣令箴一首
粵惟縣令擬男于古奉宣德化以作民父母和寧慈君
汲有信父謂子懷群黎載摩載撫能名赫赫循吏所弗
屑為潁川四長並仁善篤誠人自不欺矧茲甫輯宜綏
靖是思譬赤子啼饑而乳之以時猶牧牛求芻薙服少
施是用弗轉于殘羸嘗聞醫師療人病既少差又慮

夫元氣之微猛劑不烝惟參朮是資洵美令君藹枯起萎志在養生得時措之宜允恕且恭民以弗病匪惟上之供而下焉是沒宜此永譽昌于世胥爰記諷詞庶勗從政

平陽王氏世次志

王氏之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晋後為太原琅琊二族太原臨于平陽平陽王氏太原之支也平陽之裔宋季因仕家三山有曰復字子陽洪武三年皇明設科求賢闈

省欲得公正耆碩者較群試之藝子陽奉命秉傳二千
五百里至禮之廬而委幣焉辭不得命至閩既事子陽
乃請曰復系出平陽家乘逸于兵亂念累世單門旅人
無宗屬父兄可訪往事惟復粗記其槩願一語以志源
委俾後無忘其忝同姓不敢以固陋辭叙曰復之先可
考者六世祖諱伯大宋某年第進士積階至金紫光禄
大夫太師資政殿大學士有學有文人稱留耕先生配
姚氏封永國夫人繼鄭氏封榮國夫人值國難太師薨

於閩謚忠文公葬福寧子男四人伯諱積翁字畊存元初内附授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政尚簡靜尋歿于王事上嘉其忠謚忠敏公賜田三千畝蘆蕩一千畝優其後人建報恩寺主其祠事俾其子都中襲父爵烝相伯顔奏都中年財十七重任非所宜宜使臨民習政于是授平江路治中改浙東副元帥歷福建海北憲累官至正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廉介自持篤學下士令譽翕然既歿謚清獻公父子俱葬姑蘇子孫因

家馬仲諱其仕至朝請大夫循州路同知號竹窻歿葬
懷安叔諱剛中由提刑按察使改婺州慶元捴管兼府
尹陞中奉大夫江東淮西福建三司宣慰晚號中齋娶
洪繼陳亦葬懷安季諱光祖中大夫寶慶路總管號南
湖散人歿葬晉寧循州寶慶之後寖以微絶惟宣慰公
有子曰繳蔭授福安尹改永福尹字雪屋娶黃氏封宜
人歿葬懷安永福之子曰讓字仲恭蔭漳州務提領歷
閩安高泉巡檢長泰簿福建鹽運司監運除敦武校尉

上杭簿娶蘇氏祔葬懷安子男二人長即復蔭建寧倉官歷泉州市舶庫提領侯官務大使福州路録判而世易矣次曰友諒兩浙鹽運司奏差早世其惟平陽之族盛衰于漢唐五季之際者不可知而由宋迨元簪纓烜赫在人耳目猶尚如此嗚呼非世德之隆曷臻是哉予陽謙厚篤實有鄉曲之譽無勢利之競兢兢焉惟隳其家聲惡知漢世以清廉著名者不復見於今日其故為著述平陽王氏世次志一通俾藏于家使後之隨者重本

原之思懷笏組之舊力學以發其身作善以亢其宗異日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瘞犬志

余任贛時寓家于雩有餽黑犬雛者稍長代猫有功動靜率解人意主適外必隨叱之返徬徨帖耳不忍去回數十步駐足目逸遠不見冠盖始還舍迎歸俛首俯伏若拜不自休後二年浮家東歸家僮摇樵艇載雞犬器皿尾余舟行下皇恐灘縱之岸忽風順湍駛不得收自

斷必失乃穿灌翳望舟疾馳百餘里舟至亦至嚴霜必卧篷上若防警然過家家久墟矣狸獸交跡雖無雞無能畜者自是卷曲晏然時夜繁滋親戚有及門者曰斯犬目深銜潤趾密而尾輕獵材也惜無人出之負其駿耳假以合閫不獻其技而逃歸數日復求易之余止之曰彼必不肯違舊以從新歸而有阻利他人矣是冬復辟地曲溪永和書畫米粟悉置樓上犬未始登樓鼠引幾夜增竹柝驅之卒莫能禁犬在下呌嗷不勝其忿于

是令童竪掖之以登樓次夜即不待掖巳而升降甚習
聞影嚮即至捕獲無遺囊橐不廢壞皆其力也近病癖
赤立憐其寒命女僮衣以廢襁越數日將斃適有山農
艘櫝至者顧輸數擊得之余曰斯犬相從危難之間有
功多矣忍令人烹食之耶斃即深瘞墻陰實壬寅臘也
嗟乎受衷秉彝以生者食君之禄不肯致身以除害又
安然違之余惡乎不悼斯犬之喪予惡乎不悼斯犬之
喪作瘞犬志

策問

問仲尼洙泗之教陶冶賢愚初無厚薄增損于其間然觀其異同之際去取若有可疑者其使漆雕開之仕也開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悅其論秉桴浮于海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漆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見者也而太子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趣者也而夫子反貶之豈聖人于群弟子不欲其苟同也與然三千之徒顔

子最善學夫子者也步亦步趨亦趨終日不違于聖言無所不悅是亦類乎苟同者也聖人又何爲而深取之耶其必有說顧相與辨之

問聖學之大原夫子以一貫授曾子盡之矣而曾子之語門人乃不曰一貫而曰忠恕何與子思子親出曾氏之門而其言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豈忠恕自忠恕而道自道與師生之說若不相似然其旨安在夫子亦嘗告子貢以一貫至答終身行之之問而蔽以恕

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說也孟氏顧學孔子而紹曾子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忠而言恕忠恕果二道耶果可分而言之耶凡此皆疑而未諭者願明以告我

問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是其道至大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豈他人所能與而周公之制禮列仁聖于智義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且以此待天下之學者而無所輕重周孔豈殊道耶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曰

何事于仁必也聖乎是仁之與聖有優劣也且仁之一字夫子所罕言然其立言其問答及于仁者不可縷數至于聖初非夫子所罕言而載于論語反不若言仁之多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目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遽目之以聖其說復安在耶

問語曰窮經將以致用所貴乎致用者必儲實理育實材而求實效也今之學者論學則宗孔孟論治則主三代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省刑薄斂論律身則曰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發于言筆于紙非不粲然可觀
也就而索之則冥然而昧也枵然而虛也意者騖于
空言而未嘗從事于所以言而求實用耶令姑與諸
君商之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諸君各指定見志當
何所期力當何所用孰不言王道之當修也諸君各
條實事何者而為綱何者而為目佛老亂真者也勿
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安在申韓害正者
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孰存凡此數

端具以實告毋徒襲先儒之遺言作書生之陳語以
仰稱明天子教養之實德斯無負諸君之實學其悉
心以對
問科目之設三代以上不可詳經典所載莫盛于周大
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可謂本末
兼該内外畢舉矣漢興有孝弟力田之舉有賢良方
正之科自時厥後秀才孝廉二科常行唐則秀孝衰
而明經進士獨盛宋因唐舊至王荆公始變其法罷

明經而取進士其法果可常行與或謂漢之選舉有以啟西都良吏之盛宋之科目有以成慶歷諸君子之風然與否與歷代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將非常之士必待制科而後出與近代安定胡氏教法則有經義治事二者之分明道程子奏疏則有經學性行才能三者之目考亭朱子貢舉私議則有所謂各處解額半取德行半取經學三先生之說同乎否乎將安所折衷而可以合于古宜于今願相與究之

激孝

永新龍潭洲有業操舟以食者周其姓酉一其名元季之亂辟地廬陵篁灞有父年近八十不敢須臾離有所適無遠近必稟命乃行歸期無敢晷刻爽父不見即呼之既至了無所云而酉一恂恂侍側無幾微厭怒意隨所得必市甘脆以養常戒其姊與妻曰老人體猶枯樹不能飢寒飲食貴及時且宜燠姊與妻亦遵其言而酉一有未及親視猶憮然于中其後父益老病且殆時酉

一受人直擬運粮入郡城或勸其留老病者于在岸之
舍俾姊與妻時其藥餌在舟倘不測懸隔累人㪣一曰
吾一時不在親側將親之心與我之心俱有不得其寧
者焉遂載以俱至郡城外夜必望舟拜且籲曰細人有
父艱食矣度命在朝夕願少延餘息俟歸至篁灞則不
予之罪㡯其㝡乎果如其禱歸及灞岸始絶衣衾棺斂
順便以葬之人謂其孝感左君齊賢每見予輙道其事
亟嗟歎之且曰今世簪纓之門詩禮之族其宫室妻妾

車馬佩服之奉下視酉一之微賤曾不若土芥而盡孝不愧於斯者幾何人哉又曰人之不能事親者多諉曰失學酉一昌嘗讀書而純孝若是讀書者或愧之豈讀書者篤于空言而忘其實踐耶又曰父子天性惡有後其親者無亦古人所謂孝衰于妻子歟齊賢永新簪纓詩禮之裔亦僑居篁灞三世矣故悉酉一之孝行而言之若有所激嗟夫君子取人之善豈以門地哉予特筆之以愧夫蒙鉄爐步之名而甘落黃帽郎之下風者且

易酉一之字為益友以進之云

送吳茂卿東還引

茂卿良士吉郡名家少負不羈之才蚤有遠遊之興三十年豪族豈能局促如轅下駒千萬里歸來但覺回翔似遼東鶴孰兩東門之燕可覩或三荒徑之菊猶存報本追遠而事鬼神尊祖敬宗而修譜牒卓矣超群之見藹然懷舊之心奈于帝王之畿既以占籍是以父母之國亦許駐襜望并州而是故鄉思頳水以償夙志但親

戚慰悅初盍簪于契濶之餘而僕夫倉皇又艤舟乎炎蒸之滸于兹分手亦難為情爰各咏于離聲庶少光乎行色鳳城朝雨不須唱徹于陽関鷺渚秋風更莫有懷于杜曲一言為引多士遂歌

訟齲齒文

江南生久入耆齡忽患齲齒遇羹蠹而俱拔犯酸堅而輙死飲則釁生飯常中止風耶蟲耶厄我如此昔也排拶令也研谽齪齪孔開齾齾鋒鈌坐觀狼餐楞腹其側

骨鯁之舊久跡魚蝦之侶新接當喜而憂不瘖而默淳
于傍觀袖手無策生乃齋沐斂衿叩身之神再拜肅穆
巽其垂聽若曰物稟氣偏牙角翹然人靈萬物數齒弗
堅厥咎伊何內省其愆豈若豪奪之家弱肉強食弗安
其分獨肆己力惟思我肥寧恤彼瘠致天之罰使至斯
疾豈若貪冒之吏噬民膏脂掊剋聚斂並緣為欺磨牙
張口如虎如貔溪壑難滿節⿰齒困髓搥名身之殃使阽于
危顧生所事出入文字非義弗由非禮弗履何罪何辜

遭此禍盭明以語我過不可式毋苦微躬末疾淫滯時
夜將半有風堀然靈兮神兮恍惚言傳謂生之徵志行
莫先齵經嚼史啗英咀姸遠遡太古旁搜百家唇腐齶
爍搖其輔車談王說霸守正斥邪予之疾惡奮怒穿齦
予之厲捺漱石求清噭噭者易汙容容者蓀真人之致
疾亦各有因胡不此思而忿云云吾將以爾之誠上達
于帝增爾智牙錫爾兒齒使既有年亦受繁祉勑爾天
君飽爾仁義播告天下飫爾甘脆生閒是言深省潛砭

舌利速殃齒剛有玷徵違改忿形迹靡見閉口藏舌沒齒無怨

遣瘧鬼文

踈放翁系出太原世為清門總角讀書無他伎能生産不事淡泊無營今者店神倏爾下顧先寒後熱汗液如注沾衾涴席飲食錯迕顧惟老身何堪頻數敢告尊神試聽吾語牲醪非吝我實寒素謹脩潔粢冥錢一筐用慰愚衷遣子以行我居此土兎處狼窟初喜民淳今苦

蝨賊外則强佃田不稅納年深月久報為己物里役受私掩蔽其冊內則强類盜貨産業詭詐百端非胥秦古恃其裕美欺我老拙暮景艱行蹇驂代步耕圃不樊獨見嗔怒時夜出閑澤彼薪蔥釜彼惡弗尋顧我實誤陰府甚明豈容火度吾辭已殫各問津路登舡上車請從此去

題蘭竹

蘭葳蕤而下垂竹団薄以斜起澹與泊其相遭保幽貞

乎終始

贊紅梅障

春動芳郊時節點染臙脂香雪休疑冶杏夭桃猶帶氷霜標格

贊彭志高行樂小引

其昔也有淩雲之志謂功業為可必其晚也有傲霜之姿以詩書為燕翼脫畧風塵徘徊松石羽扇竹冠逍遥自適使邂逅乎山澤之臞未必不以為竹林之逸也

贊龍圖

潛則在淵見則在田德施之普擬聖配乾于嗟龍兮

贊虎圖

嶶或負嵎用或守關感德渡河叛夫膽寒于嗟虎兮

贊忠孝圖

道是葵萱障也得道是忠孝圖也得莫言草木無知也具人生大節噫人見此花尠無慚色羨爾傾心向太陽羨爾忘憂樹堂北

贊猫犬圖

維猫維犬維家之寶鼠竊穿窬莫我敢暴或無寐以防奸或素餐而忘報載繪爾容非資玩好昔圖功于麒麟託久遠乎丹青念爾勞之交修爰用播其芳馨重為告曰有形必神有功必祀蜡典可推有引無替各聽誓言勿荒女事我服我器暨我書契舉切吾身一不可廢毋使嘐嘐聱聱祇攪我睡于嗟乎蒙貴

踰垣沃樞柳下之弟盜人所藏欲忽以游遇則盡死以

嚚母徒聲吠于嗟乎善噬犬曰善噬

詞

喜鶯遷

甘霖停霤喜浩蕩湛恩躋民仁壽戍柳拖金海棠染絳
報道宰官移綬轉眼積勞三考犬卧更深猶書最好處
似氷壺玉露十分清滲　難有看里巷此日壯夫都是
來時幼笳鼓迎風旌旗耀日旋築草堂完就自今四時
納福遥對滇山如繡願歲歲共桐鄉父老一卮春酒

百字令　壽老妻八十

晨看婺女正流光垂照耆昌堂裏只為佳人延眉壽影入玉杯迎喜莫道春秋八十八百玄遠都難擬人生稀七古来登八能幾　眼見繞膝孫枝烹羊膾鯉也有些肥美淡飯惡衣聊自足多少何能如你夫是謫仙金鑾待詔妻亦尋常比隨緣相守安貧況是王禮

題疏

華盖山題鐘疏

永陽之上曰華蓋山寔萬姓祝釐之所革命以來鈌蒲牢物昧五更深省之時況逢道宇之苟完豈有異氣之可掘敬資檀越謀就工倕結千人緣庶洪爐之一瀉成九乳器將遠韻之咸聞警塵世之昏迷作神天之供養春生筆下霜動人間謹疏

東山題疏 為無詰長老作

伏以東山勝地賓野史翁之故基龍家七舉不第著江南野史西域法源有達奚師之遺跡記明月清風之舊寺有明月閣清風橋無

茂林修竹之幽豈期大地黑灰空慨前朝黃葉遂歸天竺㡯見雨花事有大謬不然乃鶻巢而鳩處退將修吾初服或烏革以翬飛叩諸賢豪發大歡喜莫令龍象久泣所望給孤將見金碧交輝真如兜率謹疏

題東陂甃砌橋疏

東陂石橋利便非一日矣年深月久橋屋盡頹磚亦散落過者危之習溪菴僧廣無量與東陂橋隣謀擇殘材作亭其畔以休行者而化緣磚石重甃補之整舊為新

方便第一予聞盛舉遂賛一言

伏以東陂一派實會梅花水源千澗之流此路兩頭遠接茶陵溢浦數郡之境日千萬人商旅願出歲十一月徒杠乃成長者後来遂建石橋為千年之計遐哉深慮孰知屋凡亦歷刦而飛令欲磚甃如砥之平必須工徒如雲而集非資乎力昌底于成況擬擇破礴之材作亭於其側庶往来困倦之客弛擔乎其間苟于財穀傾囷倒廩而恵然將見子孫高車駟馬而過此好事好事大

上元院題鐘疏

上元為院二百餘年矣代遷世易涉難摧殘近來竭力修葺雖近苟完而奉佛無鐘實為缺典用持矩疏敬叩

大檀

伏以院曰上元亦數百年而已久俱如鐘器非尋常匠所能成欲求鳧氏之駿功必藉孔方而聚力大檀那除一毫于鐔上小和尚鑄千斤于寺中暮暮朝朝長作人

天之供養鏜鏜鎝鎝悉令神鬼以皈依功德無邉民人有賴謹疏

雜說二首

至正乙未春禮筮仕安遠見有捕鸊鵜以媒與為花園陷魚者有感于中作二說

山鸊鵜雛既長分其所食山谷于雛使各有分地有鳴其界者雛輒往鬬而争焉土人知其性禍而好鬬捕他雛養以為媒置其界而設機縶媒鳴鬬者聳其項忿然

輕身以先竟被縶獲無能脫者惟老雄雖有鬬志進若遲上若思其雌又遮道勸沮之故陷者最寡嗚呼世之褊而好鬬不能且遲且思以受勸沮而墮于罟擭者豈惟鷓鴣也哉

漁人編篠為圜罩溪澗中名曰魚花園立椒懸置水之半列石綴其趾設關捩于圜中採稻穗之嫩者餌誘之其始至喁喁圉圉且食且疑不盡而逝再則引群携類洋洋自恣穗日加魚日衆飽食滿意而去以為常如是

者旬日始繫穗于閑栿魚猶旋繞貪食恐後踴躍如遊
龍少焉牽繫而栿發石硧然墜圍以下漁者攫臂而至
矣余觀斯魚也遇倘來之物飽食滿意而不知止使知
快意不可常而中去斯不蹈硧然之禍矣而竟殞身以
償之噫

麟原後集卷十二

附録

元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王公墓誌銘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左春坊左

諭德經筵講官闕里孔公恂撰

麟原先生歿于洪武丙寅四月二十六日以戊辰十二月庚申葬於中村其高祖運屬官之墓後距今成化改元乙酉七十有八年其族孫大理公槩以其曾孫謙所奉壙誌來請銘予與大理公舊同寅也誼不可辭按誌

先生諱禮字子讓姓王氏世居廬陵之宣溪自號清和道人因所居後有麹麟山學者稱為麟原先生曾祖維翰祖公塗父斯覺俱隱居弗仕母劉氏先生生而聰慧好讀書事親孝五歲就學揖讓進退儼若成人八歲四書經傳皆通習之十歲即有志于科第出就外傳習舉子業年十五作文搽筆立就老師宿學皆嘆異焉十八試於有司與群士爭衡至正十年庚寅以詩經魁江西有司以名聞十一年授安遠縣教官十三年循民弄兵

掠汀州攻龍南于是安遠頑民作亂十五年贛州路總管噶海齊以先生嘗典教是邑令奉詔往綏之蠻獠礪兵及弦弓矢以逆于境先生諭其父老曰吾奉詔輯安汝民宜改過自新毋自速咎使妻孥得保首領以歿顧非幸歟若負固肆暴一旦天兵遠臨父母昆弟並遭擒戮悔之何及汝宜思之父老再拜謝曰明公教以生道敢不自悛叱其子弟令各歸舍解甲為農于是遠近居民悉遵化贛州移文省憲議功十六年授興國縣主簿

未幾以親老辭歸江西行省參政沁布阿咱爾聞而嘉之遂辟參謀幕府越明年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十八年噶海齊為江西行省參政總戎贛州復召先生歸幕府參贊軍事九月陳兵陷贛沁布阿咱爾與噶海齊俱死所領兵亦潰先生偕都事巴延子中收餘兵棲天封意圖恢復而世事日非矣乃取道過雩明年挈家下贛又明年歸廬陵而鄉里莽為邱墟民不遑處二十二年江西內附遂構堂于古城舊址鄉郡學者

争師之洪武紀元詔興學校郡守王君澤以書幣延至
于郡庠為學者師洪武庚戌設科取士于是福建廣東
藩臬奉詔禮聘先生為考試官繼又江西湖廣書幣交
至皆以疾辭弗往八年詔行鄉飲酒禮郡守徐彦中以
先生老于文學固請為賔講明禮法九年四明烏斯道
知奉新縣事復迎處賔位多所咨問焉先生自少至老
嗜學不倦其于六藝之文百家之書靡不閱覽嘗類群
賢之詩名曰長留天地集滄海遺珠集行於世復輯官

箴一帙名曰為政規範俾官守者得以法焉每于嚴冬氷凍輙減米以濟貧者鄉隣德之元季以來科舉法廢先生遂工為古文是時前進士江浙提舉雲陽李公祁國子司業西昌劉公崧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濂每見先生之文咸推重焉亂後文多散逸其所存者百無一二名之曰麟原集生元延祐甲寅正月四日壽七十六配吳氏有賢德子男三人長楫次樸次樞楫樞先卒女一人適固塘文氏孫男四人士頵景遠希晏慕僑曾孫男

十三人讌其一也銘曰

仁者必有後而後未必多賢吁嗟乎先生簪組綿綿德者必有言而言未必能傳吁嗟乎先生道義兼全道以淑人義以制事惟所在而能安故俯仰而無愧中村之陽有幽其堂勒銘斯藏百祀不忘

麟原後集附録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